

教育人文丛书
JIAOYU RENWEN CONGSHU

做有生命感的 教育者

ZUO YOU SHENGMINGGAN DE JIAOYUZHE

李政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人文丛书

JIAOYU RENWEN CONGSHU

做有生命感的 教育者

ZUO YOU SHENGMINGGAN DE JIAOYUZHE

李政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有生命感的教育者/李政涛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303-10836-7

I. ①做… II. ①李… III. ①教育理论—文集 IV. ①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248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6.75
字数: 125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策划编辑: 路娜 责任编辑: 路娜 孙景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教育乃是精神成人的宏伟之事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教育的人文旨趣，其根本正在于对教育作为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倡导教育人文，不仅为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质，也在谋求整体教育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甚至，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乃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教育人文”不仅是理想世界的教育精神镜像，更是一种当下教育实践的踊跃舞姿，是当下教育实践的人文舞姿之可能性的发掘与显现。

学术之名，非在皇皇巨构，同样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本丛书不拘一格，旨在悬置时下的教育言说范式，力求以文化的、心灵的、生命的敏锐触角，去细密地探究当下中国社会的教育人文机理。在此，我们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心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期待的教育人文学术，乃是以理性探究与审慎言说，回应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教育问题，力求避免教育学术的自说自话，保持教育人文学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生动的张力。

教育人文建设是一项扎根培元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立足长远，有开阔的视野，免于浮躁和激进，撇开大而全的体系化言说语式与整体性、替代性的言说姿态，直面教育的基本问题，踏踏实实地回到教育的原点，重温经典，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机理，夯实现实教育的思想根基。

我们深知，教育文化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可

能一蹴而就地完成当下教育精神的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教育思想志业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如何秉承蔡元培先生等先贤所开启的教育思想传统，赓续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薪火，激活当下教育的思想空间，一点一滴地培植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

诚然，个人的力量是绵薄的。但只要我们是不断地接近教育的原点，敞开对当下教育基本问题的应答，怀抱愚公移山之志，我们就会在教育思想的路上，执著地前行。

先人有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刘铁芳

2010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凝视教育

教育与生命的重负	002
什么是教育？	007
教育是一项需要从容的事业	017
教育的眼光	021
没有灵魂的教育	025
在教育与规训之间	030
倾听着的教育	035
图像时代，教育何为？	048
受教育与受苦	055
什么是好的教育改革？	058
教育改革与中国人国民性的改造	061
课堂的三种境界	065
风筝齐舞的课堂	068
让学生享受汉语	072
明生命自觉，强文化自觉，成“新基础 教育”自觉	079

第二辑	我们时代的教育者	
	做有生命感的教育者	086
	教师的不幸与幸福	092
	教育者的文化乡愁	097
	什么是教师的精神生活？	101
	我们能够给予学生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104
	心在哪里，智慧就在哪里	107
	教师的四种类型	111
	教学的勇气，就是返回自身的勇气	113
	什么是教育思想？	119

第三辑	探问教育的思想	
	从“知道分子”到“智慧分子”	126
	什么是好的教育叙事？	130
	教育学的悲哀与尊严	141
	教育学的“根”	145
	我们该怎么研究教育实践？	151
	对话的年代与对话的困境	166

第四辑	生命跃动中的思想碎影	
	一个人的教育史	170
	对人的担忧和希望开始	184
	叩问教育学的“道”和“路”	190

等待灵魂的配偶	195
红色贞女的重负与爱	197
从相遇、知遇到“道遇”	199

第一辑 凝视教育

教育与生命的重负

据说，古希腊的一个英雄，具有男性所有的美德，赢得了两个女神的爱慕和追求。一个说，如果你愿意与我结合，我将给你轻松、舒适与幸福；另一个说，如果你答应跟我在一起，我给你的礼物是“艰难与沉重”。最终英雄选择了后者，选择了艰难与沉重。从中我似乎看到了古希腊人，甚至西方人的精神传统了。

然而，对于这样的“礼物”，很多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反之，逍遥式的轻松是他们追寻的生活理想，而沉重的生活、艰难的困境则是需要去努力克服的一种状态。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并无不妥，但对大多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艰难与沉重是生活的常态，是日常生活的底色，因而是人类命定的礼物，是不可推却也是不可能抵挡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向下可以从本体论的根基上挖掘，向上可以从哲学、宗教学的角度论证。但并非一篇短文所能承载的。作为一位教育学人，我关注的问题是：生命中命定的种种重负的教育价值在哪里？另一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教育与艰难、沉重有何与众不同的关系？

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无论如何，教育始终是他需要去承担的重负，换句话说，教育就是生命的重负。因了对这种重负的担当，人才称其为人。个人一生中所承受的教育总量往往不可测度。就教育的内容来说，教育所欲传递的知识、品德、态度情感、思维方式、智慧等一切人类积淀下来的精神能量，对于

一个尚未成年的生命而言，都是一种“重负”。在将这类的精神能量转化为个体的精神能量的过程中，转化者的疾病、死亡、忧伤、挫折，在恶中的挣扎、对善的承担等，都是一种重负。重负就是那些艰难的事情，是那些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是那些需要调动所有生命的力量与其沟通融合，或者相反，与其抗争的事情。所以，不仅如同米兰·昆得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是一项需要慢的事业，同样，教育更是一项需要慢的事业。因为教育是人生的重负，要担负起这种重负，生命的姿态不仅是庄严的虔诚的，而且必须是耐心的。教育的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让儿童体会生命之艰难与沉重，进而果敢地承担起这些重负。就教育的形式而言，现代性以降的西方教育在使儿童轻松愉快上，可谓竭尽所能。然而，无论教育采用多么轻松的方式，包括游戏、唱歌、图画，那不过是教育轻松的外表，或者说，是真正教育的前奏。真正的教育最终是要化为自我教育的，自我教育的过程是克服自身种种障碍的过程，是跳出人生密布的重重陷阱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失败和绝望，自我教育者还要为抵御它们付出艰巨的努力。

所以，真正的教育不会是轻松的，不是冰面上的滑行和舞蹈，而是要在严寒冷酷的生存状态下，挥舞着冰刀，用全部内心的激情和冷静对冰的雕刻。

由之而来的教育效果，就不是学会了某种轻盈的滑翔姿态，而是进入到生命的重负之中，在体味和承担当中成为一个人，一个满怀激情、耐心和技巧，勇于承担各种重负的人。这样的人，学会了与艰难的事物交往，学会了与沉重的事物打交

道。因而，他被培养成那种将双脚扎在大地上的人，而不是试图插上鸟的翅膀时刻梦想逃离地面，在空中飞翔逍遥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命的重负，教育必须给予受教育者以重负，对重负的给予就是对其根基的给予。换句话说，教育本身就是重负，就是背负重负。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不仅要善于忍耐，更要自觉地承担人生的重负，是将重负背在肩上，用手中的刀雕刻它们，刻出生命的神采，以挽留轻飘而逝的时光，实现自我生命的创造性价值。

当然，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愉快教育，并不意味着给儿童再增加痛苦，否定给其快乐。但我认为，通过将这些生命的重负卸去而获得愉快，这种愉快是浅薄的愉快。真正的愉快教育是学会以一颗坦然平和的心态，面对生命成长中的种种压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态。所获得的愉快是在承担重负过程中的创造的欢乐。其二，这样的重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必须顾及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要避免把重负变成儿童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样看来，教育者的责任首先是重大的，同时也是艰难和沉重的。当教育者头戴教师的冠冕，就意味着教育的重负压在了他（她）的身上。教育者天赋的使命是要改变生命，改变另一个外在于他的生命，赋予其人的内涵和价值，任何一个从事这项职业的人都能深深地体会：这是何等的一种艰难。其次，教育者背负的爱的责任是沉重的，整个社会向教师投来的每一种或赞美、或挑剔、或期待、或失望的眼光，都是教师不得不承担的教育之重。人们要求他（她）要能够热爱每一个学生，

要在学生面前时刻保持优雅的笑容，宽容的姿态，无论自身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庭困境、生活艰难和事业挫折，都必须如此。他（她）还要压制自己的个人好恶，无条件地承认每个学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全身心地扑向每个学生，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也是一种最难以做到的爱，承担了这种爱的使命的教师，就是为自己增添了生命重负。从根本上说，这种爱来自于对生命的敬畏。生命为什么值得敬畏？是因为每一个存在着的生命，每一个延续着的生命，都是一个沉重的生命，都是蕴藏着精神能量的生命。每个生命在成长中总是在经历着苦难和痛苦，并在克服这些痛苦，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和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显然，对生命的敬畏更是一种重负，真正的敬畏都必然是沉重的艰难的，如同爱本身一样，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情感和态度，更意味着一种责任。

教育者的重负也可能是由教育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带来的，人们往往对教育带有不切实际的设想，希望所有的教育都是成功的，希望教育的光辉能够普照到每一个心灵。所谓“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但实际情况却是：存在着教不好的老师，也存在着教不好的学生。如果将教不好的学生都归于教师本身，那就是勉为其难，就是为教师压上其不可承受之重。教育的无限是教育本不应承担的重负。

教育本身承担着太多的本不应该其承担的任务。

教育者的重负更在于对受教育者重负的分享与担当。除了要让受教育者学会承担重负，把重负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力量，

并在这一承担中生成责任、义务和自豪感之外，教育者的任务还在于以自己全部的心灵去分担受教育者的重担。此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就不仅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短暂相遇，而是一个生命扎根在另一个生命里面。

教育者的重负还在于自我教育的使命。在家庭重担、工作重担的双重压力之下，他还需要腾出空间为自己加上学习的重担。因为，这个职业需要教育者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教育者的生命之河要能流动起来，进而产生流变，就需要不断地朝这条河里注入新的活泼跃动的元素，生命之河不仅因此而添加了额外的重量，而且会日益显现出宽广博大的气象。

通过对这林林总总的教育重负的承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命内涵将因此而丰富和有质感，不至于轻飘无根。同时，我始终相信，背负重负的生命是美的，生命的线条在重负中优美地呈现出来。

什么是教育？

全部教育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和目的）、用什么去教育（教育的内容和手段）以及如何教育（教育的方法）。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倾向导致了古典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野。古典教育以“什么是教育”为核心，构筑了一个庄重而又精微的教育形而上学体系，相比之下，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只是这个核心自然的衍生物，或者只是一段注脚，用来诠释教育的真谛。现代教育“超越”于古典教育之处在于：它轻轻滑过“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大做文章。现在的教师们常常能声情并茂地讲一套自己如何教育学生的经验方法，但如果猛然地追问一句：什么是教育？其则一脸茫然，显现出一种空洞的谦虚。

这似乎不能怪他们。多年以来，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教育，中国的教育要么缩减为政治本身，要么沦为经济的工具。它犹如一个庞大的寄生虫，分别寄生在政治和经济的躯壳里，却没有自己的根。因而我发现在学术界里，教育问题对不少有分量的学者来说只是些思想的边角料，更多的人谈起教育来总是兴味索然。我曾参加过一个学术沙龙，当被人问及所学专业时，我老老实实回答：我是学教育的。结果原本欢腾的会场顿时变得寂静无声。

我一直感到奇怪：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大多并非教育专业出身，卢梭是文学家，杜威是哲学家，皮亚杰是心理学家……所以我有理由为现今众多的教育学家们感到担

忧，同时也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悲哀。

不能说这个现象是一个规律，但有一点大致是正确的：杰出的教育思想家的诞生都从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教育”开始。

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尔斯写出了一本名为《什么是教育》的小书，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教育思想家的队伍里。我本人十分欢迎他的加盟，他一进来就鼓励我们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对教育的反思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大事”。

反思一开始，雅斯贝尔斯就皱着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如今的教育者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和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其生命将会变得萎缩、晦暗不明，成为一些无知和粗俗的肉体。这一断言触摸到了现代教育的痛处，并使雅斯贝尔斯与许多专业教育学家区别开来，因为他使教育重返生命之路，从人的生存角度去观照和理解教育。与此相反，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盛行的种种教学策略、教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精致，却越来越没有生命的气息，教育似乎成了教育技术的堆积和展示。于是，现代教育出现了雅斯贝尔斯所描述的危机征兆：

“非常努力于教育工作，却缺少统一的观念，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文章书籍，教学方法和技巧亦不断花样翻新。每一个教师为教育花出的心血是前所未有的多，但因缺少一个整体，却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此外，就是教育一再出现的特有现象：放弃本质的教育，却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育实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

这一系列危机的结果导致了人类整体精神的退化。按照雅

斯贝尔斯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公元前八百年到两百年间，人类文明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希腊、印度和波斯，这一文明发展的辉煌时期始于人类已经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所以那个时期以来古典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善为导向，以人性的完整和谐和圆满为目的。柏拉图终其一生都将“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并因此而追求智慧之爱；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极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道德修养的中庸境界就是发扬本性的无偏无倚的和谐境界。中国人向来强调的“天人合一”都是中国教育竭力追寻的中庸和谐的理想境界。

这种和谐的整体在现代教育中遭到普遍的压制和扭曲。由于为各种职业服务的学校的兴起，使“整体精神的传授，对教育团体的信仰都越来越不起作用，到处都为争夺学生数目而在各专业之间展开激战，以及为满足专业精细化而降低原来作为人的教育的总体要求”，原先浑然和谐的整体破裂成碎片，碎片的闪光迷惑了人的心智，在此过程中，以增长物质财富为目的的教育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把原本服务于计划的手段变成自己的目的，并通过这一转换不露声色地完成了对古典教育中精神价值的消解，这是雅斯贝尔斯最不愿看到的现象。在他的想象中，有一束精神之光始终照耀着人类在冥冥黑暗中摸索前进，而如今，这一光芒不仅日渐微弱，而且人们好像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雅斯贝尔斯发现，人们忽略或者歪曲了“什么是教育”这